

贺年 火热进行中

□金克义

仿佛一个鲤鱼跳龙门
我们都成了有福的人
无数表情闪烁着红光
排山倒海般涌来
五光十色的短信
发出如潮般拜年的声音
雪莱的云雀高唱着
济慈的红鸢飞舞着
那么多红包从群里冲出群外
吉祥鸟飞上摇钱树
春节,一路高歌扑向
欢腾的大海,兴奋的乡村
喜悦在飞,中国心在飞
划破天空的焰火呐喊着
锣鼓敲出最振奋的節奏
鞭炮抒发最豪迈的激情
春联营造最热烈的气氛
红灯笼点燃了兴高采烈的世界
中国,在大寒的最后时刻
一声年的呼啸
惊醒了啾啾的颤动
一声春节的奏鸣
打开了春风得意的门扉

面食加工者,早早地赶制出
用于祭祖的雪白的馒头
服装店正在给春天披上唐装
一根红头绳不再具有悲剧意义
一些酒水正在为过去的一年
洗刷风尘,为新的岁月
输入液体的伴唱
那些远在天边的志士
那些守卫边陲的哨兵
那些无法还乡的工匠
那些除夕执拗的弟兄
不管你们能否回家看看
年,都会给你一个美妙的祝福
还有那些赶路的游子
父母的热泪就是亲情的呼唤
老家的招手就是挂念
如今阖家欢乐,生活美满
似乎不用汉语阐释
一个字,足以刷新幸福的内容

今夜,许多鱼要游上餐桌
许多年画要飞到墙上
许多酒杯要高举起
许多笑容要铺天盖地
祝福所有的爱情,亲情
风调雨顺,充满阳光
祝福所有的日子,柴米油盐的生活
花开富贵,步步登高

初一大拜年

□清明

骑上马,怀揣哈达
进敖特尔,串蒙古包
青草未没马蹄之前
把所有日子都当作是初一
一杯酒,一碗哈伦肉汤
雪,不再那么冰凉
阿哈图的歌,额格其的舞
是蒙古刀和竹筷子击打出来的节奏
和乐睦其吟诵的祝词
唱讼五畜丰登,行走的庄稼
绵羊和山羊
走在各自羊肠小道
杏花顶着白雪
春来三月乍寒的景色
牧区的汉子
是真正玩得动骨头的人
一使劲,能把冬天的嘎啦哈
捏碎

每一天都在辞旧迎新

□孙永斌

多少年了,这一天就是一个句号
是一枚草芽,从身体里往外鼓

多少年了,这一天就是一个流星
总是扎破自己,留下最后的光芒

多少年了,这一天就是一个铆钉
抹在心里的红,把新梦与旧念锁在一起

多少年了,这一天就是个瞭望塔
从荒芜的时光里看到万马奔腾的疆域

多少年了,这一天就是冰凌花
凝在玻璃上,遇到暖会流泪

多少年了,这一天就是一道门槛
念我的人坐在上面,凝望归来的晨曦

多少年了,仿如一日之远
岁月的手术刀割去私欲的臃肿

多少年了,这一天就是低个头
礼让荒原之风,怀抱明月侧身而过

□王笑风

我是60后,想想儿时过年的滋味儿,不由自己吧吧唧嘴儿。
小时候,一放寒假,就开始盼着过年了,什么望眼欲穿的词儿那那时差得不多,时不时会站到凳子上掀看日历,掉过头来跟妈问过年是哪一天,一边一遍一遍地数,有一回碰上爸忽然进来,不禁有些慌,平时本来能利索地跳下,竟然一抬腿摔了下来,爬起来溜烟儿跑出去,觉得在爸跟前很是丢颜面。伙件们在一起掰指头数倒是会的,得出的答案却往往不同,争吵一气儿,最后也只得作罢。

不管怎么着,一到杀猪,小心眼儿里就知道,年,远不哪儿去啦。杀猪是件热闹的事,猪自己也叫唤得不行,好像在喊:我也要过年!我也要过年!好几个人追它,猪都笨,一会儿就被逮住,四个蹄踹捆住,躺那儿嚷嚷,可没人理它,我有时会去拍打它,它迎合着拼命抬头,扑棱脑袋和大耳朵,我在孩子们的惊叫声中得意地跳开,觉得就此与他们不同了,男孩儿多少有些不服,又似乎没勇气上前,女孩儿都觉得我很英雄,会喊住我,给我一把瓜子啦炒胡麻啦,使我大受鼓励。杀猪抹脖子的时候,我会主动张罗着拿盆子去接血,猪还在叫,只是声音已经绝望,渐渐小下去,猪脖子上咧着一道大血口子,我心里真的有些怕了,不过仍能强撑着把事做完,若没注意,我会闭一会儿眼,睁开看看,再闭上,再睁开,要不做这些营生,我们一堆孩子围绕着猪和大人们,在最外圈唱啊跳啊,一个拽着一个玩儿开火车,像是献给猪的一个仪式。这中间,开水已经烧好,死猪不怕开水烫,一到这个环节,我就不觉得猪可怜了,它已经死了,不会知道疼了。大长刀子明晃晃刮毛,又吹的鼓起来,猪慢慢好看起来,白胖白胖的。人们一夸小孩子长得白胖白胖的,我常常就会想起猪,心下以为没什么好,又觉隐约有所不同,我和妈曾探讨过这事,妈还是要笑翻,后来找扫帚要打我。

杀猪还有个人物,不能不提,是杀猪师傅贺四财,此人不仅是杀猪的高手,还是个吃肉的高手。杀猪手脚利索,头蹄杂碎大肠小肚,整得干干净净,血肠都给你灌了,当然他也要吃了,除此之外要饱饱地管他一顿肉,他自己炖,肉不去皮,都切

□徐久富

一过了小年儿,大哥起得比平时都早,扫房刷墙糊纸棚,一样儿一样儿收拾家,利利索索为本。除夕前一天,催着全家吃早饭,撤桌抹炕,再把饭桌子请上来,炕正中放着,从抽屉里翻出早预备好的大红纸,横着身子盘腿坐,几比几量,对联、条幅、横批、春条和大小福字叠好,按着纸刷刷撕,比刀剪裁还齐还快。

撕纸的时候就想了词儿,抓笔搽墨刷刷点点,一两盏茶的工夫,落了墨字方方条条的红纸,铺满了屋子。除了写之外,其他无需大哥动手,纯纸续墨,都有人。拿自家用的热过手之后,开始给别人家写。全村一百多户,大半天写画完。摞下笔点根儿烟还没抽完,准被谁家拽走糊棚架喝洒去了。大嫂叨叨:家里一点儿也指不上,见天见打公差,你一人儿能,全屯子都没手!大哥捏着烟歪头儿觑自己写好的那些字儿,也不言语,公差照样打,对联照样写。

常写的对子都在大哥心里装着。地增五谷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人寿年丰) 大门对儿;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新春快乐),外屋门对儿;儿孙满堂同安泰/世代全家共吉祥(阖家欢乐),里屋门对儿;年年仓中满/月月园中盈(粮食满仓),仓房门对儿;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车对儿。金鸡满架,肥猪满圈,贴鸡架和猪圈上,井泉大吉,贴洋井上,抬头见喜,出门见财,五谷丰登,给里屋墙、院墙和灯笼杆预备着。年年儿如此,翻过来调过去写,屯里家户多,重样的就多,时间一长,不觉得新了。大哥也有主意,赶集时候岔了道,弄一本对联集揣怀里,闲了翻着看。谁来得早给谁先,从前往后轮,几百副对儿宽宽绰绰轮着使。

过年(上)

成一般大小的四方块儿,由他自己添加佐料文火炖入味。小时候除了记得他的肉和血肠格外好吃,再就是这人吃饭比杀猪功夫长。贺四财吃饭其实是不吃饭的,烧刀子就肉而已,要连吃三大碗,仍觉意犹未尽,但绝不再添。在我家,他抬头,我推碗,我也干了三碗他的炖猪肉,正要玩儿去,被这厮一把抓过去,捏我脸,冲爸笑,你养个好儿子!将来错了!这声音如雷贯耳时常响,彻云霄,再想起当年大块儿吃肉,还真觉豪气干云,不由的令人心生怀念。

杀完猪,压粉条,妈,姐,爸,都上手,这细节我不太在意,妈是主角,姐来回帮手,爸最威风,掌管饹饹床子,像包黑子的铡刀,准跟我打架谁就是奸臣,我就想象着都被爸压成粉条子了,爸就是我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粉条压好,出来都盘成一个一个的粉条坨子,放外面冻着去,冻好了留下自家吃的,会装一麻袋给城里亲朋好友送去,所以要好多好多,要干一整天或多半天。猪肉炖粉条子,那时是最美不滋儿的菜了,我多咱有钱了,天天猪肉炖粉条子,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个笑话,在北方,特别是东北,你一说这,人们都会会心的笑起来。刚出锅的新鲜粉条,搁酱油醋葱花油泼辣子,拌起,也是贼香贼香的,一吸溜一碗,老好吃了。压完粉条,年更近了,有回可能有点感冒,我饭量锐减,妈就说,俺孩儿闻见年香了,后来我就时不时故意装一下,吃点儿就不吃了,妈一说我闻见年香了,我就暗自得意,好像我跟妻子牙一样,能预先知道未来的事情。

年末很快就会来,杀完猪压完粉条,该打扫家了,收拾家的程序自古至今也差不多,但那时与现在不同的有两件事:刷房和糊棚。刷房算得上泥水活,泡大白,加碱面儿,也有加咸盐的,说要不墙皮会裂,扑簌簌自己掉下来。这营生我们小孩子谁也帮不上忙,但可以添乱,粉刷对我们的诱惑力极其强大,四面墙像四张巨大的白卷,真的似乎能画出最美最好的图画。刷墙一遍横一遍,一遍干了才能刷第二遍,爸有两把刷子,一个长柄,一个短把,有时大人聊天说谁谁有两把刷子,我就会大声告诉他们,我爸也有两把刷子,听见的人都很高兴。

大红对子贴起来

对子五花八门,文词啥样都有。小屯儿不大,念足初中的挑不出几个整人儿。初一绕街拜年,出了东家进西家,人闲眼也闲。乡人拿对子解闷儿。对子词儿生,不好认,认不全字儿连不成句儿。乡人打着赌念。说不清道不明的,兴许就撕扯到大哥面前,需要大哥调停。嘻嘻哈哈,调停完了,兴许还得搭上顿酒饭与大嫂脚不着地地洗洗涮涮的忙乎,唠唠叨叨的数落,芝麻蒜,魂儿画墙,香的还不还是你的名声?大哥总那么说。

谁家写信或求人认点儿啥,大人们都说找徐老师。轮到孩子们嚷嚷找徐老师,一准儿会遭到大人训斥:徐老师是你找的?一丁点事儿徐老师?

大哥在屯里吃香,和他在一个校教书的老王眼气,没事就练字,过笔点根儿烟还没抽完,准被谁家拽走糊棚架喝洒去了。大嫂叨叨:家里一点儿也指不上,见天见打公差,你一人儿能,全屯子都没手!大哥捏着烟歪头儿觑自己写好的那些字儿,也不言语,公差照样打,对联照样写。

各家贴对子靠识字的孩子辨识上下联,也有贴颠倒的,贴对对看,贴反反瞅,沾个红喜气儿。过年不说吉利的话就成。对子贴上,孩子们吉利的话就成。对子贴上,孩子们吉利的话就成。对子贴上,孩子们吉利的话就成。

七叔是我们家老辈人,当过队长,剃猪鬃马熟皮子都能上手,还会木匠活儿。日子一久,家家求他,名声挺高。年年儿除夕前一天傍晚,七叔都会摘了保险灯三遍五遍擦,擦得贼亮,往棚顶铁条钩上一

爸虽有两把刷子,不过他不会同时两把都用,所以只要瞅开空,我就会拿起爸不用的那把刷子,在墙上涂画,老大的画笔,老大的画面,汪洋恣肆,挥洒自如,汤水淋漓,我好像从没那么得意过,可每逢我正得意忘形之际,总会被妈从梦中唤醒,劈头盖脸一顿乱打,因为爸不得不多刷出第三遍或第四遍来。糊棚也很有意思,过去室内屋顶都是纸棚,而且上面糊的都是报纸,一年下来,报纸泛黄,过年就再糊一层新报纸,这活计妈干不了,妈只能刷浆糊,爸也需要踩着凳子或桌子,仰着脖子,糊完棚,爸都会脖子疼,老让我们给他揉。爸糊棚妈刷浆糊,我们就挑报纸,尽可能不让有图的和有黑标题的朝外,我和哥爱挑有图画的大姐二姐就找副刊和文艺版看,往往就都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听到妈喊,才又着急起来。事情都干完了,墙白白的,顶棚上是新报纸,爸躺炕上,头枕双手欣赏他的大闻报专栏,有时还念出声来,妈也凑过去看,哥和姐跟着学样,在另一头读,哥读的嘴吧巴巴的,可教他声音大,反正都很享受似的,只有我不太欢喜,我已经习惯了旧屋顶,我记得每块儿下雨化雪漏湿的污渍,有的像狮子头,有的像我家黄狗抖毛的样子,有的像云,有的像树,有的像骑着扫帚的老头,他们一下全不在了,我心里怪怪的,很不舒服,可看大家都兴高采烈的,想到就要过年了,我慢慢也高兴起来,而且我很快找到了隐藏在顶棚上的马屁股牛犊子和咧嘴巴嘻嘻笑的小妖怪,我有了新的小秘密,还是就我一个人知道,每天我看着想着就睡着了。

我总觉得一睡觉时间就变快,睡觉越多年就越近,日历也越撕越快,一贴春联就年三十了,还是爸拿刷子,妈端浆糊,我们则负责拿春联递给爸,还负责看齐不齐;有人拿上联,有人拿下联,有人拿横批,似乎井然有序,到真让看齐不齐的时候,就显得有点乱了,有说左高,有说右低,有说右高,有说左低,还有的就说这边这边,那边那边,最后还得妈挪到正面来,妈最厉害,说齐立马就齐。据说有人家贴过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也有人家贴的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还有贴祖国神州无限好,人民江山万年红。我们家春联年年都是爸自己写的,年年都是一样的,上联是:和顺一门有百福,下联是:平安二字值千金,我至今还记得,横批很平常,横批是:喜迎新春,我当时觉得倒是不错,哥一给我讲,我就懂了,就是欢迎过年嘛,过年谁不欢迎啊,过年能不好吗?过年好!

挂。备好酒菜,打发人叫大哥。边唠边写,边写边喝,叔侄俩一喝能喝小半夜。七叔住前街,大哥住后街。字儿写完酒也多了,叔侄俩把臂弯出院子,大哥往家走,七叔往家送,送到大哥家门口,大哥让七叔进屋,七叔不肯。反过头大哥又往前街送七叔。你送送我,我送送你,几个来回,过了三更天。酒醒了,举举胳膊挥两下,叔侄俩各回各家,七婶子在世时想起这一节就笑:傻了一对儿,房后胡同活活叫您爷儿俩给踩平整了。

七叔好热闹,喜欢听书唱小曲儿,家里三间筒子房连二大炕,北墙根儿还搭了一溜万字炕。动不动就招满屋子人。人一多,话就多,扯着扯着就扯到墙上的对子,鸡一嘴鸭一嘴地说,总是落到夸一阵大哥收尾。说笔头子硬,说大哥真有两把刷子。七叔跟着笑,仿佛那夸奖里有自己的一份儿。

生产队也找大哥写,队里的和个人家儿的不一样,一色标语和条幅,词儿年年都差不多,对子纸却越贴越花哨,粉的,绿的,红的,黄的,还有紫蓝青色的,带白犀子的纸边子不往下撕,贴墙上,一水水,顺眼。队里请大哥写对子,不让白尽义务。每年给大哥派一天车。那时候烧柴火费劲,书生一个的大哥,干不动庄稼院里的活,年年儿求人接架。大哥家接架,社员抢着去,仿佛给徐老师帮忙暗含着多大体面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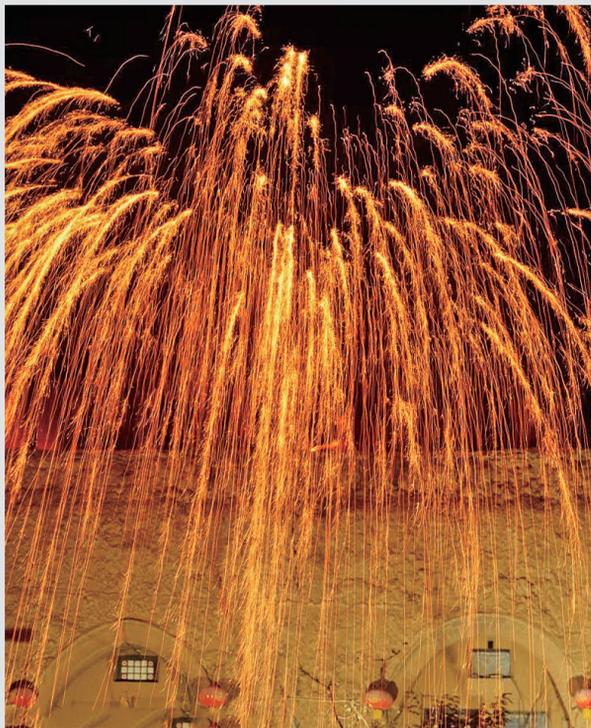
如今的乡下,写贴对联已成过去时,集上都有印好的。老叔,我年年往外跑,放炮仗贴对子的云淡了,应点,不费那钱了,大侄子闷口酒,眼瞅着窗外高杆上挂着的红灯笼絮叨叨和我说。

□孙贵颂

过年了,说说年。
年是什么?
有的说年是时间。日子天天过,月月过,过完了12个月,一年到头了。然后一元复始,万象更生。
有的说年是个怪兽。它头长触角,凶猛异常,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这天,就爬上岸来,吞食牲畜,伤害人命。人们斗不过它,只好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但年,这家伙有三怕:红色、火光和炸响。有一位聪明的老人瞅准它的软肋,便教家家户户在除夕这天,在门上贴大红纸,在屋内点上烛火,又将竹子燃烧起来,啪啪作响。年兽如期而至时,浑身战栗,狼狈而逃。从此以后,每年除夕,家家户户便都贴红对联,点亮烛火。一来为驱赶年兽,二来为守更待岁。

而我告诉你,年原来是一种大黄米。你信么?
看甲骨文的年字,上面是禾,下面是人。现在有的书法家,仍然将年写作禾干。禾是米,干指人。年字从禾从干,必与米、人相关。

古人分得细,小米初生而弱时曰苗,长成而壮时称禾。《说文解字》:年,谷熟也。看甲骨文年的上部,正是作物已经成熟之时。而下部,好像人在负禾。不久前故去的流沙河先生在《白鱼解字》中



节日的礼花

汤青 摄

年画 墙上的风景

□李季

多年前,每逢春节,不仅新华书店里到处挂的都是年画,连街头巷尾、镇上集上,卖年画的摊位也是一个挨一个。看上哪一张了,谈好价,付过钱,裹在旧报纸里,一卷,再用细绳一扎,放在竹篮里,或是由孩子抱着。携带回家,便成为了墙上的一道风景。

平日里顾不上收拾的家,快过年时一定要彻头彻尾整理一番。墙上去年糊的报纸,已被贪吃糨糊的虫子们咬得千疮百孔了,于是全部揭掉,打一盆糨糊,重糊新的。不用说,这是孩子们的活。墙糊完后,等糨糊晾干,再用图钉把年画一张一张按上。一个孩子站在凳子上按,一个孩子在下面看着,别贴歪了,画的高低要一样,画与画的间距要一样。

挂年画有不少讲究。迎着大门正中间挂中堂的,尺寸比一般年画要大出很多,上下带轴,两边配有对子,两个对子也有轴。正屋两边墙上的年画比较活泼,内容比较丰富。有当年流行的电影,如连环画一般有画面和文字说明,一张画上有八幅小画面,两张或四张就是一部完整的电影。我们家就贴过《少林寺》《自古英雄出少年》《杜十娘》《野火春风斗古城》《白蛇传》这些画。有老

谈到,禾下的千字作声符用。千qi n声,缓读之,分离出ni n声,转作年ni n的声符。

禾熟结子实,一次为一年。古人卜辞中常见有年,大有年的记载。小米丰收了,叫有年;五谷都丰收,叫大有年。据流沙河先生考证,最早的年,指的乃是黍类之性粘者,大黄米之一种,即黏ni n。年黏音同,本为一物,专指性粘的大黄米。过的是年(黏),吃的是黏。正如我所在的城市,每逢中秋节时,家家户户都要做月。月不是月亮,而是一种圆形食品。蒸好之后,还得唱:念月儿了,念月儿了,一斗麦子一个了。与大黄米做年,真乃异曲同工之妙。

年后来移指小米;后来又概念扩大,遍指五谷;再后来,年与食物渐行渐远,演变成了用来纪年的时间。

腊月二十三,家家要祭灶。咋个祭法?办法很简单,把又粘又甜的糖瓜献给灶王,粘住灶王爷的嘴,让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那么在没糖瓜之前,灶王爷的嘴是用什么粘住的?我想应当是大黄米!大黄米将他老人家的嘴一粘,就叫过小年。



北国风光